大學續衍精義刪補要覽卷之十三

臣 劉洪謨續衍

帝王治國平天下之要七

崇教化

帝王治平之要必崇教化教化之道總論方知其當崇所以崇之之要有十目一曰設學校以立教二曰明道學以成教三曰本經術以爲教四曰一道德以同俗五曰躬孝弟以敦化六曰崇師儒以重道七曰

謹好尚以率民八曰廣教化以變俗九曰嚴旌別以示勸十曰舉贈謚以勸忠之十者皆所以崇教化也崇教化卽孟子所謂善教是善政所不如者今以屬之禮部宜有專崇矣顧有大謬不然者遂致教化不崇於上士風日頹於下士風一頹齊民無所觀法倖中鄉科此不率教化之士又倖中甲科亦此不率教化之士以不率教化之甲科居禮部之上遂有不重教化之陋

以陋成陋此世道之大可憂者崇教化之道如之何不亟爲講求耶

總論教化之道　易臨之象曰澤上有地臨君子以教思无窮容保民无疆此六五君子法地之厚德以臨下兩剛之民存三之說道爲教必蓄无窮之思以使民自得不強迫之以此教思容受保固下民不爲苟說有所界限上下實心相與可無相消之凶也觀之象曰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

下觀而化也觀天之神道而聖時不忒聖人以神道設教而天下服矣象曰風行地上觀先王以省方觀民設教此彖象一意俱重九五之君言曰聖人曰先王皆與天之神道同天四時君四方萬民惟此四陰也不欲柔消剛特扶二陽而尊崇之以此爲非常之觀曰大觀曰神道柔巽剛剛亦巽柔教所以一觀聽者神道之設省觀之設均繇中正之聖均與天同道神之者非

常不測妙用在巽之二剛一柔而巳合臨觀而言全在用天之道保護兩剛不欲其消柔必欲其化柔臨以天臨觀以天觀一教中有無疆之容保不令之省觀莫非神道也賁之文言曰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此見剛柔交錯自然而然天文也以二上言文明以止當然而然人文也以九三主卦言以非常之觀觀天人二文人事見于下精華見于上教化

成于上風俗見于下賁以陰陽間雜成天
人二文文莫大焉堯文思舜文明禹文敷
均文在中也而德其本已離之文言曰重
明以麗乎正乃化成天下此言五主重明
以麗乎六二之正位君臣並明乃麗乎民
而化成乎四上三初之天下在人而明者
實麗乎人與天地之明合而爲大明非大
人不能如離火之司此化權也合賁離而
言賁之觀人文以化成天下人君觀之以

一己之獨也離之重明麗正以化成天下人君資之以臣下之同也有君之文明又不可無臣之文明教化之所需葢若此莫非道也書舜典曰契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寛此萬世帝王爲教之始五品即五倫五教教此五倫者必在上之君臣身有之然後敷之爲教敷則敬爲之本寛以行之寛裕以待諸民天性之眞自然呈露不能自已則親遜之風庶

有成效敬寬二字千萬世掌教者所不能
易非敬弗寬是至道也武成曰重民五教
惟食喪祭此武王教民之言五教即舜所
以命契者五教中加意食喪祭三事則尤
以孝爲五教之道也雒誥曰聽朕教汝于
棐民彝汝乃是不蘉乃時惟不永哉篤敘
乃正父罔不若予不敢廢乃命汝往敬哉
此周公戒成王以輔民常性之道蘉勉篤
敘同是勉意勉則永保天命在此篤敘正

父在此終之以敬即舜之敬敷意也可見教道之廢興係天命之去留教道興則天理明而民彝敘民知尊君親上而不敢生背畔之心不然則智欺愚強淩弱令之而不從治之而不服至于用刑罰動干戈而國祚日蹙教道可弗重與不為民彝念獨不為天命念與周官曰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擾兆民君牙曰弘敷五典式和民則爾身克正罔敢弗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此

成王命司徒以敷五典道在擾敷擾即舜之所謂寬也穆王命君牙以敷五典道在弘弘在和民之則尤在爾身之正爾心之中愈言愈有本也周禮乃立地官司徒使帥其屬而掌邦教以佐王安擾邦國大司徒因五物施十二教曰以祀禮教敬以陽禮教讓以陰禮教親以樂禮教和以儀辯等則以俗教安以刑教中以誓教恤以度教節以世事教能以賢制爵以庸制祿以

五禮防萬民之僞而敎之中以六樂防萬
民之情而敎之和正月始和縣敎象施敎
法歲終正治致事正歲令曰各共爾職修
乃事以聽王命其有不正則國有常刑小
司徒掌政敎與戒禁此周禮之加意敎化
委曲詳細丁寧諄切莫非道也禮記王制
曰司徒修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敎以興民
德齊八政以防淫一道德以同俗養耆老
以致孝恤孤獨以逮不足上賢以崇德簡

不肖以絀惡六禮冠昏喪祭鄉相見七教父子兄弟夫婦君臣長幼朋友賓客八政飲食衣服事爲異別度量數制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者異俗剛柔輕重遲速異齊五味異和器械異制衣服異宜修其教不易其俗齊其政不易其宜此王制之加詳教民弟欲行吾之教以化民心又不強民以其所難同莫非道也大學釋治國先齊家必以教爲齊所以教不出孝弟慈之

外本之誠求醲爲仁讓則又專責之一人一人責之所帥所好責之有諸巳無諸巳責之藏身以恕恕自誠出機至微危堯舜桀紂判于一念以天德爲王道也孔子嘆衛民之庶所加于庶者是富所加於富者是敎庶富者君之事敎者師之事師道視君道尤若鮮見者孟子言堯舜憂民於生育後必憂逸居無敎近於禽獸使契爲司徒敎以人倫必有勞來匡直輔翼之敎必

使自得必從而振德告齊梁諸君於養老
後必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弟之義使知
老老之意孔孟所言教與養而兼施乃為
王道之大全乃君師之道所以仁覆天下
者不得不然非文具也漢賈誼曰禮者禁
於將然之前法者禁於已然之後法之所
用易見禮之所為用難知禮云禮云貴絕
惡於未萌而起教於微眇使民日遷善遠
罪而不自知也董仲舒曰萬民之從利也

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隄防之不能止也教化立而姦邪皆止者其隄防完也教化廢而姦邪並出刑罰不能勝者其隄防壞也古之王者明於此莫不以教化爲大務立大學以教於國設庠序以化於邑漸民以仁摩民以誼節民以禮故其刑罰甚輕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習俗美也此賈董二言均以教化在法禁之上而微眇之妙漸民摩民節民之用皆輔翼自得之遺意

惜文武二君未之聞也周敦頤通書或問曰曷爲天下善曰師曰何謂也曰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矣不達曰剛善爲毅爲直惡爲猛爲隘爲彊梁柔善爲慈爲順惡爲懦弱爲無斷爲邪佞惟中也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故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而止矣故先覺覺後覺闇者求於明而師道立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矣此周敦頤之

重師道在易惡至中至中之說卽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教化之大道也臣謂知教化之道而行之天下是爲三代以上之治不知教化之道徒言教民以塗耳目民亦耳目而已是爲三代以下之治有志于師道者明道爲先而後可

設學校以立教　易頤之象曰天地養萬物聖人養賢以及萬民此易之教必養養必貞正貞正必養賢養賢之意易未悉言

說在養士莫大乎太學若如戰國之田文養士至三千餘人東都之延熹太學生至三萬餘人適足以致亂非易頤之所謂養賢也舜典帝曰夔命汝典樂教冑子直而温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此舜於命契敷教命伯夷典禮之後尤命夔典樂教冑子以爲他日出仕之地所以教之則在慮其狃於氣禀之偏

物欲之蔽益之防使適於中焉然教之之具不在於言而在於詩歌聲律播爲八音諧無奪倫以和神人欲人與神同入於和中和之德所繇以養毫無強迫意也孔子所謂興於詩成於樂蓋本諸此大雅棫樸旱麓二詩並咏文王之作人蓋有文王之壽考章等雲漢則所以緝熙之意浸灌人心者日深有文王之豈弟趣同鳶魚則所以順則之意浹洽人心者日暢此章此趣

非晦非迫即詩樂教也思齊咏文王之有德有造譽髦斯士必本無斁以爲言文王之無斁即孔子之無倦非聖人無此純心非聖人之純心無此諸士之譽髦所以譽髦莫知其然而然也靈臺之三章於樂辟廱咏文王之教化所以樂乎人者即在辟廱中鼓鍾之倫文王有聲之六章鎬京辟廱咏武王之教化所以服乎人者即在營鎬之初必首建學此爲萬世立學之始魯

頌之有泮水豈不修談僖公之視學豈不
曰敬德明德獻馘馘獻囚廣心固謀憬夷獻
琛凡學中之大事所關係于人國者業已
備道之然而僖公無此實用也泮宮之地
忠孝節義之所自出故出兵必於此始於
此終作人此作非若後世顓以爲教讀學
生之所也周禮太宰以九兩繫邦國之民
曰師曰儒曰友大司徒以本俗六安萬民
曰聯師儒聯朋友此念師儒友名教所需

天下不可一日無者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其德六知仁聖義中和其行六孝友睦婣任恤其藝六禮樂射御書數此見本心爲德見身爲行措之事爲藝三物合一之謂全才不全亦賓而興之學中之教必重此教也師氏以三德教國子一至德以爲道本二敏德以爲行本三孝德以知逆惡教三行一孝行以親父母二友行以尊賢良三順行以事師長保氏養國子以

道乃教之六藝曰五禮六樂五射五馭六書九數教之六儀曰祭祀之容賓客之容朝廷之容喪紀之容軍旅之容車馬之容此師氏約六德六行而三之德行兼進本末交修以詔王嫩即以教國子保氏以藝爲道之分儀爲道之則以諫王惡亦以養國子此學中之教莫非師保也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以樂德教國子中和祗庸孝友以樂

語教國子興道諷誦言語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卷大咸大磬大夏大濩大武此成均之法五帝所垂樂德樂語樂舞陶冶之功最深非若後世章句訓詁之教已也學中之教莫非成於樂也大胥掌學士之版以待致諸子春入學舍采合舞秋頒學合聲小胥掌學士之徵令而比之觵其不敬者巡舞列而撻罰其怠慢者此於學士之未至者徵之使來學已至者令之使有

爲輕則鑛之罰以酒重則撻之罰以扑刑亦教也大胥小胥之教何非學中之教也禮記王制曰天子命之教然後爲學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天子辟雍諸侯頖宮尚書大傳曰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十有三年始入小學見小節焉踐小義焉知父子之道長幼之節二十入大學見大節焉踐大義焉知君臣之義上下之位此小學大學之所繇始天子諸侯各有所教

教必節義必人倫洵可爲後世法程也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太子卿大夫元士之嫡子國之俊選皆造焉凡入學以齒將出不變王親視學不變王三日不舉屏之遠方西方曰棘東方曰寄終身不齒此見四術四教順造上下必性其情以蹈於中和之域且養之久待之寛親臨而觀感之責已以棘

動之不輕絶人甚不得已而後不齒雖王
子亦遠屏至公無私莫非學中敎也文王
世子凡斆世子及斆士必時春夏干戈秋
冬羽籥皆於東序春誦夏弦秋禮冬書此
以文舞武舞爲學以誦弦禮書爲學必以
其時無少怠也明堂位曰米廩有虞氏之
庠也序夏后氏之序也瞽宗殷學也頖宮
周學也學記曰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
繇學乎又曰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敎學爲

先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此本虞夏殷周之學而言以爲古人之教必不外此而家塾黨庠術序與國學而並詳也又曰比年入學中年考較一年視離經辯志三年視敬業樂羣五年視博習親師七年視論學取友謂之小成九年知類通達强立而不反謂之大成夫然後足以化民易俗近者悅服而遠者懷之此大學之道也此古者學中逐年比較之法

也曰大學始教皮弁祭菜示敬道也宵雅肄三官其始也入學鼓篋孫其業也夏楚二物收其威也未卜禘不視學游其志也時觀而不語存其心也幼者聽而弗問學不躐等也此七者教之大備也此大備七教並古學中示教之法即放動之所謂自得舜之所謂寬也曰大學之教也時教必有正業退息必有居學不學操縵不能安弦不學博依不能安詩不學雜服不能安

禮不興其藝不能樂學故君子之學也藏焉修焉息焉游焉夫然故安其學而親其師樂其友而信其道是以雖離師輔而不反也此見古人大學教人必斬於安本末兼該精粗貫通乃所以安也曰大學之法禁於未發之謂豫當其可之謂時不陵節而施之謂遜相觀而善謂之摩此四者教之所繇興也發然後禁則扞格而不勝時過然後學則勤苦而難成雜施而不遜則

壞亂而不修獨學而無友則孤陋而寡聞
燕朋逆其師燕辟廢其學此六者教之所
繇廢也此辯教之所繇興廢必師與友而
兼言之見友之益損所係於人者尤多也
曰學者有四失或失則多或失則寡或失
則易或失則止此四者心之莫同也知其
心然後能救其失也教也者長善而救其
失者也此言教必知人心之善端而使之
長失所繇以救也易書禮言學較之所以

教至大至詳皆欲化民成俗孟子深得此意教齊梁行王道必曰謹庠序之教申之以孝弟之義教滕行王道必曰設為庠序學校以教之一一如三代皆所以明人倫也人倫明於上小民親於下此見三代興學造士莫非明人倫重孝弟守此道以待後學友此經以興庶民皆為世道人心計也漢高不知重學至武帝聞董仲舒太學者賢士之所關教化之本原二言始興太

學置博士弟子文具而已無實教也唐太宗增創學舍亦增生員博士教書算屯營飛騎許並示高麗遣子入學且仍北魏制自京都以至州縣皆有學生徒各有等數每歲仲冬有舉有送而已司業陽城有學爲忠孝之告有久不省親之斥饋羊僅存而已無實教也宋初不知重學四世之後仁宗慶曆始允范仲淹請詔州縣立學時胡瑗教學於蘇湖有經義治事二齋講習有

素仕多適用有司請以爲式神宗熙寧詔試大義取優通者選差元豐大興學較官止五十二員太學立三舍法外舍補內舍內舍補上舍高宗紹興葉林有太學之請諸教未詳也程顥言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爲本宜先悉心推訪有明先王之道德業純備足爲師表者首爲太學師次分教天下之學程頤看詳學制必欲改試爲課鐫解額以去利誘勵行簡必如古人四

十而仕然後志定朱熹議必選有道德之人使爲教官以來實學之士尤欲易忘本逐末懷利去義之習以復先王明心修身之教旣不求之民生日用彝倫之外又必本之人君躬行心得之餘此三儒之言僉欲追復古先王之教所謂端本澄源者是也我

聖祖未即位先即建國子學洪武二年詔天下立府州縣學擢許存仁爲博士陞祭酒教

宗朱氏非六經四書不讀非濂雒關閩之學不講八年詔立社學延師儒以教民間子弟意重造士學規出自親定不假有司看詳在學三年必歸省一次以孝爲訓一日不容過太學有博士助教不輕授以待府州縣學之卓異者典簿掌收宣課司商稅掌饌司諸膳以養誤有責罰三犯有極刑諸堂以漸而升孟仲季月分試經義論表策判每月會講背書輪差皆有準意輪

差欲詳政事擬歷亦欲詳政事歷事三月
考送吏部附選挨次取用三年大比許就
試此重太學以示式於天下永樂三年因
祭酒胡儼請申明學政宣德七年因僉事
林時言立武學以教武冑正統元年用少
保黃福言每道設風憲官一員以專督學
政廩生府學四十州三十縣二十增廣倍
之附學倍無算遡乃濫進多不憑文憑請
託甚則憑賄賂風憲乃爾何德行之繩士

不敦行實登科甲何益督學多匪人何教官之望乙榜舉人就教者惟利是射暮年歲貢更可知外學無論太學尤踈古聖王立學教人之意什不一存言之堪涕屢奉
嚴
旨加意申飭竟成故紙名祭酒名督學名教官不可必得緊云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如世道何 臣 葵輸第三篇敘則一論要曰志與學則不什學正教則不差聖學具八

是明倫明倫只是孝弟初念肫誠懇惻與
王啓元重綱常之說不謀而合學較造士
尤今日求治第一急務願
聖明於端本澄源中加意本中之本源中之源
明道學以成教　教必明道學道學之所
以明一見之精一執中之命一見之安止
幾康之弼一見湯之制事制心一見尹湯
之終始惟一一見文之克厥宅心一見箕
子所陳洪範之皇極一見尚父所道丹書

之敬義一見傅說所訓之遜志師古一見
成王答臣之就將緝熙此皆古帝王之君
臣所以明此道學也孔子之明道學莫全
於大學首章孟子之明道學莫詳於七篇
之言性善言仁義臣已詳述之帝王爲治
之序與帝王爲學之本內一覽可見者今
本易贊論語中庸孟子諸說而詳繹之孔
子贊易乾之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
息此以强配健以不息配行以自强配天

行天道自行不籍地以爲行君道亦自强
不仗臣以爲强自行不能不徤自强不能
少息以乾治乾之道也贊坤之象曰地勢
坤君子以厚德載物此以地之勢爲君之
德必降高而下愈降愈厚愈厚愈承載乎
萬物厚在吾心不可以尋尺計以坤治坤
之道也於乾九二龍德君子則曰學以聚
之問以辯之寛以居之仁以行之此以聚
辯爲寛居體之所以立尢必當理無私非

仁弗行用之所以行體用兼全所以養成
龍德也於乾九三之剛健君子曰忠信所
以進德也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知至
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也此
釋君子所以無咎繇進德修業所以進修
繇心辭之誠誠在知下一乾之至行以至
之識上下交介之先幾知上全乾之終行
以終之存上下相與之時宜莫非忠信莫
非乾惕也於坤之六二則曰君子敬以直

内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直方大不習無不利則不疑其所行也此以主一無適之敬言直内以因時制宜之義言方外以敬直義方之立歸之六二君子以配五之大爲不孤之德超然于陰疑之外可與乾九二同德也宋儒陳淳合繹之曰乾九三以陽居剛健而又健爲健之至故繹終日乾乾夕惕厲之象所以至健而乾乾者爲進德修業知至至之知終終之大要不

過致知力行兩盡其道而已是迺所以爲健而又健之實也坤六二以陰居柔順而又順爲順之至故釋直方之象所以至順而直方者爲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大要不過順守其正而已是迺所以爲順而又順之實也乾坤何如此其不同也乾能創始又兼窺其終坤則無始但有其終而已蓋致知非健則事物渾淪無以剖析是非力行非健則或作或輟無以造極二者俱盡

無一强一弱乃剛健之至此正聖人純亦
不已之事而顏子克己工夫亦足以當之
坤則無致知一截事只敬義順守於終而
已此乃仲弓爲仁之功視顏子大有逕庭
學者自顧若無淸明剛健絶人之資不能
超拔爲乾之事則莫若且用力於坤之敬
義至於眞積力久而不習無不利則乾之
德業亦可馴造矣更合中庸智仁勇而言
以明誠弗措之勇方是剛健之至惟剛健

之至而後能眞知與力行俱到易與中庸
無二旨也臣 極取陳氏此論以爲發先儒
所未發大得孔子之等級旨趣不可不味
者孔子贊易於諸卦之重五位者各以道
學言之固首爲天子覲亦統有所規也今
更統而繹之乾之自强不息坤之厚德載
物體用兩全非配乾配坤之聖未易語此
夫非道學之所從出乎震之恐懼修省損
之懲忿窒欲益之遷善改過家人之言有

物行有恒頤之慎言語節飲食法自強之
學也大畜之多識畜德晉之自昭明德蒙
之果行育德小畜之懿文德升之順德小
積坎之常德行習教事節之制數度議德
行法自強之學也艮之思不出位大壯之
非禮弗履恒之立不易方大過之獨立不
懼小過之三有所過法自強之學也隨之
嚮晦入宴息豈眞爲宴息所以靜養需之
飲食宴樂豈眞爲宴樂所以靜俟法自強

之學也兌之朋友講習意不在朋友而在自得咸之以虛受人意不在受人而在心虛法自強之學也睽之同而異同人之類族辯物未濟之辯物居方謙之稱物平施酌施於物求益于巳法自強之學也訟之作事謀始歸妹之永終知敝蹇之反身修德困之致命遂志所慮在終所謹在始法自強之學也論語論學首言時習之學此說此樂不知不慍顯是好學之篤從以安

飽無求敏愼就正謂之好學以學不思則罔思不學則殆不食不寢以思不如一學有忠信之質不如好學六言六蔽蔽於不好學則所重在好學可知語後生之可畏可畏者學耳語孝弟謹信愛親之行尤以其餘力學文所望于弟子者學耳修德講學徙義改過以未能爲憂威重忠信擇交改過以交修爲至志道據德依仁游藝本末必欲兼該知及仁守莊蒞禮動體用必

欲全備有興詩立禮成樂之三學有天命
大人聖言之三畏一本萬殊之學也溫故
知新可以師博文約禮可以弗畔吾道一
以貫之不在多學多能數年學易可無大
過下學上達知我其天修已以敬安人安
百姓此基好古敏求可對生知信而好古
不作是述萬殊一本之學也中人以上可
語中人以下不可語所以可不可孰從而
辯之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所以

已所以人從何爲而判之中庸取困知勉行等之學知利行尤等之生知安行全是好學力行知耻之近知斯三近則所以修身此知所以治人治天下國家此知及論所以一則曰誠者天道誠之者人道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博學審問愼思明辯篤行五者弗措已百已千而已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此尊德性道問學之至德至道所

繇凝也孟子周于德繇篤於學即經而詳說將以反約離經而深造欲其自得博學不專頌讀詳說不專詩書萬物皆備於我行必著習必察著察必如舜之明物察倫使仁義根心反身皆誠此學方博說則如說同類同然說得養長失養消說憂患生安樂死詳人心宜省察也如說知皆擴充說二達二克說行先王之道詳人心宜擴克也盡心說天命曰目說性命詳人心有

性命與天無二也言性說故利與告子諸人說性情才詳性善在人心不可鑿求也此說始詳如此學說反而說到約處則形色卽天性養身卽踐形踐形卽存心存心卽養性養性卽立命立命卽同天說到此地便是至約守約此守也反約故造深繇善信而美大繇美大而聖神深也妙在必以其道此道盖躍如之中道射之彀率匠之規矩及泉之井有本之泉成路之山熄

火之水必熟之五穀也必明善之所自出
誠天道思誠人道以此誠吾身知天知性
知性盡心心盡則慾寡不以小害大賤害
貴不以饑渴之害爲心害不以人爵累天
爵以此寡慾卽以此養心養性理欲合一
形性不殊心與天爲一猶小心昭事殀壽
不貳富貴利達化而不有修身以俟命自
我立不繇天制順受其正不罹于危長在
知言所以知知不止人言業已知性知天長

在養氣所以養集義慊心先已持志飽德
根心生色成章盡才敢言尚志大人事備
敢言古制在我何爲何畏認定人有不爲
也而後可以有爲不妄殺不苟取不枉道
殉人不爲陳代之枉尺不若盆成括之小
才不爲非禮之禮非義之義胸中自得故
居安資深資深方是造深造深卽是淵泉
此源莫窺故左右必逢身處邪世毫不能
亂聖道此閑德此周也孔子以經教尤以

身教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
言哉只此四語性也先天也命也中天也
命復歸性也後天返于先天也天于此該
聖教于此肖出此顯仁之外充有藏用之
神道心已天人一貫而外不能露立教以
身作止言述一變不變有三大讓經世出
世合從爲一留神爲心脉傳之曾子乃有
大學傳之子思乃有中庸傳之孟子乃有
七篇教妙一興興妙心性心性妙一幾希

尤本之至誠誠者天道知天事天與孔子之天默相符契合論孔孟之教與帝王過化存神之教若一而超漢唐宋之君臣不足以語此惟周程張朱有得於道學之奧語有發明周敦頤言聖希天聖誠而已矣聖人立人極二程言學便以道爲志言人便以聖爲志天地聖人之常見之定性書張載事天之學見之西銘朱熹每言要做第一等人要尋第一義白鹿學規曰父子

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
有信右五教之目自堯舜使契爲司徒敬
敷五教卽此是也學者學此而已而其所
以學之之序亦有五焉博學之審問之愼
思之明辯之篤行之學問思辯所以窮理
也若夫篤行之事則自修身以至于處事
接物亦各有要修身之要曰言忠信行篤
敬懲忿窒欲遷善改過處事之要曰正其
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接物之要

曰巳所不欲勿施於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巳朱氏此規所以做第一等人尋第一義者不越乎此學者不知以此爲學繇教者不知以此爲教臣於葵輸教則内述而言之謂從志學中磨勘出來便是萬世教則與虞周孔孟之教一一默符惜後人多忽倚勢狹才創奇立異寄聖人於口吻學思兩空混世界於大同善惡莫辯教别則差學謬狂逞也黃榦爲朱門高第其敘道統

之傳自堯命舜允執厥中一言始謂是堯之所得於天舜之命禹則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此舜之得統于堯禹之得統于舜者成湯得統于禹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文王得統于湯曰不顯亦臨無射亦保不聞亦式不諫亦入武王周公得統于文王曰敬勝怠者吉義勝欲者從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孔子得統于周公曰博學於文約之以禮曰克己復

禮曾子親受大學之傳曰格物致知誠意
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子思親受中
庸之傳先之以戒懼謹獨次之以知仁勇
終之以誠孟子得統於子思先之以求放
心次之以集義終之以擴充及至周子繼
孔孟不傳之緒則以誠爲本以欲爲戒二
程得統周子曰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
知曰非明則動無所之非動則明無所用
而爲四箴以著克己之義先師文公得統

于二程學見之四書尤以大學爲入道之序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內有以盡其節目之詳聖賢相傳垂世立教粲然明白若天之垂象昭昭然而不可易撮其要指而明之居敬以立其本窮理以致其知克己以滅其私存誠以致其實以是四者而存諸心則千聖萬賢所以傳道而教人者不越乎此矣 臣謂斡此道統一論摘出傳授之實洵足爲教學之準王啓元之論則大

不然合聖宗正本諸儒公論聖教實事諸
篇而總括之則言儒者論學當以事爲據
孔子之教以天子爲主所重在天子之事
可空其心之累不可空其事之實誠則不
空空則不誠有事則不能空欲空則不捨
事留心天子之事以天地爲祖天子爲宗
六經爲徵修身爲本人倫爲實王政爲公
天下爲局萬世爲量帝王宜學學帝王之
學尊王而已尊王重節義功業而已知知

此行行此此是先立乎其大則小者不能奪也文章理學時措而爲節義功業之用則可止於空言則不可儻於聖經求之弗深考之弗詳捨天子之事爲聖道全局者不學不習日談超脫自立門戶是皆近儒無父無君之大失道脉日斬不可不正者臣謂此論發千古所未發今日明道學以成教請

皇上於此焉講明之

本經術以爲教　論經易書首出詩次之周禮儀禮禮記春秋次之後論語大學中庸孟子四書出人亦尊之爲經與孝經爾雅合爲十三經遂有註疏朱熹宗二程言教人先讀四書見義理根源體用之大畧然後徐考六經以極其趣王啓元經談畧爾雅言十二經莫非孔子之教教以天子爲王謂讀經之法非先分則義弗明非總合則理弗全非卽經證經則作者之意弗

透其談散見臣今合繹之天子不可不法
帝王于是乎有書天子不可不法祖宗于
是乎有詩非天子不議禮于是乎有禮非
天子不作樂于是乎有樂樂之亾亡於部
而武散見于禮記月令未嘗亡三禮象三
才周禮詳天子之事象天道儀禮詳臣曲
禮詳士象地道人道天子不可無本原于
是乎有易天子不可無父母于是乎有孝
經天子不可無正天下之大權于是乎有

春秋天子不可無學術以推一身于天下于是乎有大學輔天子不可不約天地于一身于是乎有中庸輔天子不可無孔子之紀事于是乎有論語孔子集羣聖之大成矣孟子七篇乜集孔子羣聖之大成以仁義合綱常不以仁義合性命孔子之功藉孟子而顯孟子之學非孔子莫宗也經至孔子而後全道至孔子而後備品至孔子而後神敎至孔子而後定孔子刪述必

首易易尊羲皇爲開天創統之祖而神農
黄帝堯舜相繼而作此爲道統定案序卦
言男女夫婦父子君臣上下禮義必首天
地以爲綱領則天地尤道統之原至論天
所親授于聖人之秘密無如河圖雒書則
圖書尤聖道之本原易學四妙一爲普天
物理之學仰觀俯察者是一爲中天德業
之學一體二用者是一爲先天性命之學
神明默成者是一爲後天神化之學知來

藏往者是本德業以體性命用神智顯仁
藏用天人一貫之蘊盡洩之易且天道全
局又有六神有性之神有性兼命之神有
性兼象之神有知來之神有藏往之神有
往來互參之神總合爲一則性命神化原
一本末一始終而降祥降殃生物之天帝
王所敬畏者不與焉羲易先天具見之圖
文王周公相繼演易不敢外先天而別言
神道學易者當以天地之易爲祖以三聖

之易爲天地之四註然後合之以孔子統天之易則性命之理象數之學兩有得矣然說卦亦多卽德業以指神化使人易知易從而神明默成之旨寓于天者終引而未發必有深于二天之圖象者然後知之先天四圖之義不可不詳圖之中空所爲太極者尤不可不詳玩也先天無假于後天後天必進于先天有先天對待之體有後天流行之用有二天生成之業有二天

易簡之德合此四者以言天而天無餘蘊
知天則知人有父母男女之對待流行有
一家之對待流行有君臣之對待流行有
一身之對待一心之流行有中宮之變化
此爲萬物皆備聖人之全局而超于合局
之外者尤先天之神道人之所以同天同
此神道孔子不盡言也人必先默識體中
之體又細辯體中之用然後從其用之所
變化而還以變化其體則自人而神脫凡

入聖此反身而誠之至樂也易有整局有活局有顯局有隱局有順局有逆局有實局有虛局有大局有小局有正局有變局玩易大象圖書二天是象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是數是象甚至廣八卦之象制揲蓍之法無一非數亦無一非象則象數輔易可知即象是性可知即形下而寓形上即後天而寓先天即顯仁而寓藏用可知聖人于天地古今幽明之中立天子以

爲民之主列諸侯卿大夫士庶人以爲等
分家國天下中國外夷以爲界何非是象
立政之詳治家之詳教士之詳養民之詳
用賢之詳建侯之詳中規中矩之詳何非
是象卽象知性象不可執亦不可掃此大
機之開人有至樂焉蓍法爲百姓與能而
設聖人以神道設教妙在知道知幾所居
而安者易之序以道言也所樂而玩者爻
之辭以幾言也居安定于平日故曰智以

藏往樂玩現于臨時故曰神以知來全是以二天之道在中爲之權衡學易者當自得之以易中論道之全局合之於書則治曆齊政分州畫野天地覘模備矣堯曰執中舜曰精一主宰心精尊矣粹矣如天好生惇睦克諧盛德大矣至矣百揆爲輔九官十二牧爲佐五行六子無不見于用矣禪授即同作君命相即同作師禹平水土益烈山澤稷司稼穡契敷五教皐正五刑

無不分任于人五禮五典五服五刑無不歸本于天民安物阜有苗來格鳳儀獸舞草木咸若府事修治萬邦協安類于
上帝肆于羣神受終文祖祖考來格生人生物禮神事親無一不備于治矣君明臣良民安物阜禮備樂和猶自交儆無虞太和在唐虞宇宙間如方春之景遐想其盛豈不與天地全局若合符節哉所謂萬世永賴正當於性命德業同天地之全局者徵之

如水土之平則大業中一事不此盡也三代相傳莫如洪範一篇矣以畀禹則夏書也箕子傳之則商書也武王受之則周書也此非三代傳國之璽乎試合之典謨則皇極居中執中建矣五紀則厯象也五行則六府也稽疑則枚卜也八政即三事九官十二牧也三德即九德也五事即修身也庶徵即鳳儀獸舞也福極即天命天討也此即君道永賴之證也二帝得四儀之

全三王創業得其三啓少康盤庚高宗成
康宣王或守成或中興得其二太甲得其
一桀紂全與之悖堯舜禪授天命正局也
天德之厚也禹之世及已爲變局湯武征
伐變之變也亦天命之公也惟相亦然禹
臯諸臣揖遜之相也伊吕鷹揚之相也周
召綏平之相也靡說撥亂之相也孟子于
舜之避尹之放有天篡可篡二言以戒後
世之爲相者皆有關于世道也善法堯舜

者莫如禹蓋徑一念見之八年于外四日
塗山呱呱不顧有大不得已者奪其情也
天下大患在水以禹之神功猶足以平成
底績則以其精心日侍堯舜而密證焉是
見知之親切幷其精神而得之者二典三
謨識其事也洪範一書約其義也禹貢一
篇不獨以水治水實以道治水水尤不止治
水且幷國家教養文武之大務一一得其
理其以帝都爲主合八州以朝宗於帝都

與洪範以皇極爲主合八目以合輔其皇
極實相表裏于君爲忠臣于父爲孝子于
千古帝王有皇極爲傳心之要于萬世天
下有禹貢爲安民之功讀典謨者首重君
德德本聖學學以天爲宗聖人事天如父
欽若昊天勅天之命心與天爲一時亮天
工天工人代視百官皆天敘秩命討視庶
政皆天聰明明畏視匹夫匹婦無一而非
天至子不能安民則奪以與賢弟不能安

民則奪以與吏然後聖人視民如天之意
始昭然白于天下又觀君臣交儆之言曰
下民其咨曰洚水儆予曰克艱曰吉凶影
響曰滿損謙益時乃天道曰儆戒無虞曰
無教逸欲有邦曰無若丹朱傲曰無面從
後言非故矯而爲此也眞有見于天命之
得失無常而人心之危微間不容髮耳其
稱舜者甚詳稱堯者甚畧乃孔子評舜曰
君哉評堯則曰大哉以堯德則天無能名

也舉舜敷治舜之功堯之功也書有二體
二典三謨禹貢顧命康王之誥敘事之體
也湯誥牧誓諭告天下之體也君陳畢命
君牙冏命君諭臣之體也伊訓說命召誥
旅獒無逸立政臣對君之體也盤庚多士
多方君諭民之體也康誥蔡仲文侯之命
微子之命諭諸侯之體也君奭平交議論
之體也甘誓費誓征伐諭衆之體也然商
以前止敘事對君而商以後乃多諭臣諭

民之語則文之日趨于盛也亦世變之一徵也詩之妙在借人事以用虛不獨用虛尤妙藏虛神機隱矣茀見之詩材仰觀之天言上天之載無聲無臭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言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所謂先天之命也言天維顯思曰監在茲言神之格思不可度思言天難諶斯不易維王所謂後天之命也至于行露殷其靁嘒彼小星之類則天文之象也河

洲崔嵬之類則地理之形也淑女師氏懷人之類則人之類也腹心委蛇之類則人之事也雎鳩黃鳥之類是謂禽獸蟲魚荇菜葛覃之類是謂百果草木宮室牖下之類是謂宮室器用此詩之材也知材而不知體則散而無紀詩之體亦有倣書之義而爲之者其言后稷公劉太王王季文王武王皆追敘之體也亦猶書之有典謨矣六月采芑車攻吉日鴻鴈雲漢崧高烝民

韓奕江漢常武諸詩美宣王也庭燎沔水鶴鳴祈父白駒黃鳥則美而兼刺矣然皆君臣同時之語亦猶書之有伊訓說命也豳風敘王業之根本亦猶夏書之有禹貢也鹿鳴四牡皇華棠棣伐木宴異姓同姓猶書之有微子之命康誥蔡仲之命也頌告成功于郊廟猶湯誥武成之告皇天后土名山大川也詩之敎體乃爾尤妙于一用正風用之于閨門邦國正小雅用之于

宴饗正大雅用之于朝會周頌用之于郊
廟此其用之大者有父母念子有子念父
母有兄弟相念有夫婦相念有朋友相覲
有君體臣體民有君厚同姓異姓有臣歆
君覲君有民頌上民怨上有自箴儆有托
言刺詩有同列相美相刺有旁觀公是公
非此其用之小者詩又有法曰賦曰興曰
比曰賦而比曰賦而興曰比而興曰興而
比此詩所以盡文章之變亦書之所無也

詩又有情大序曰詩之爲教發乎情止乎
禮義又曰言之者無罪聞者足以戒然有
長短之不同郊廟者天子親行王祭勢不
能久勞故宜短朝會燕饗則天子坐而爲
主勢可以盡言故居長短之中叙祖宗世
德以詔後人非詳言之懼其有所遺而不
盡言也故多長又有婉直之不同叙先德
叙農事理宜直陳其事但文度婉雅耳惟
臣子之于君父勢處其難不言則其情不

伸遽言則恐傷于激於是始不得不婉致其詞矣又有不言之婉如齊風猗嗟之譏魯莊第稱其美而不能防閑其母之儀卻於言外見之是也詩之情然也聖人藏用之妙詩其一徵動以天在此先天在此故現前即是謂之象學書則成以人後天也必探討乃得所謂義學與詩不可同論此借文以論詩耳乃聖人刪詩之意不僅僅以文已也當觀其大義義又不獨思無邪

一言可蔽也不獨有關雎麟趾之意已也嘗觀全經成王以前之詩爲正風正雅周頌多周公所作作有大義成王以後之詩爲變風變雅善惡俱存亦各有義周公所作多敘世德之遠家法之嚴仁政之周禮敎之正人才之盛而心學之密則曰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曰小心翼翼昭事上帝無然畔援無然歆羨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曰不顯亦臨無射亦保曰不聞亦式不

諫亦入曰夙夜基命宥密曰我其夙夜畏天之威曰敬之敬之天維顯思曰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此在他人不相關者聞之猶不能無折慕不能無仰止況爲之子孫者乎是周公引祖宗爲法而以詩歌致諷臣之忠而能誨者與大禹引典謨以敎子同一心也降而幽厲世德幾絕而復續賴有宣王爲之君仲山甫爲之輔張仲尹吉甫方叔召虎爲之佐脫簪姜后爲之

諫雲漢六月采芑車攻庭燎江漢常武諸詩見中興之盛及其末年稍怠于政而黃鳥祈父諸詩爲之立見一人之身而治亂相半則敬肆之判也變風變雅中忠臣孝子貞婦高士國有其人而衛之武公猶有抑戒賓筵之詩見之衛風檜曹小國猶有匪風下泉以志思周之意則先王德澤之在人心者可追思巳孔子與周之機固于此寓迹熄詩亾之感亦于此深孟子謂春

秋所繇作重有感也春秋以尊王爲王乃不用周史而因魯史何也一欲以魯之匹夫附于世卿起而相天子二欲有爲于天下必藉大國之力而天下之望無如一魯三欲法周公抗世子之法于伯禽乃抗尊周之法于正魯四度不能如周公爲相之順先正魯以上諷天子其詞婉五欲佐魯以入相則自魯而天下不過一擴充轉移之閒六抗治天下之法于魯史首以正君

爲王正其始正其終正君之身也書夫人書世子書公子書伯姬叔姬正君之家也書卿書大夫正君之朝廷也書丹楹書吉禘書烝嘗正君之宗廟也書土功書用賦書有年正君之邦國也書朝于王所書如京師則自魯而周矣書會盟書聘問則自本國而與國矣書秦楚吳越存陳存蔡則自中國而外夷矣書日食書恒星不見書雷震書雨雪書梁山崩書郊牛書三望則

自人事而天地鬼神矣使魯君而自觀之則曰此誰非王事其遺之也則不敢不正使周天子而覆睹之則曰此魯也而猶不可不正況天王乎此可正魯亦可正周天子也又有經綸天下之八義一曰天下共主以定天下之等二曰天子規模以定先後之序三曰抗治內正本之法于魯四曰公奉天統治之權于周五曰謹過惡取善之義以示激勸六曰志天地萬物之變以

備修省七日謹華夷之辯以尊中國八日嚴令將之誅以討亂賊統而言之上下以爲經中外以爲緯一縱一橫一表一裏而王道之全局備矣天地鬼神萬物之變與倫政变列于宇宙而天人之全局備矣始于隱公元年終于哀公十四年其間五伯之升降中國夷狄之盛衰無一不備則古今之全局備矣上天下地曰宇古往今來曰宙此一元會運世一全局也見在天地幽

則鬼神明則人物則歲月日時一正局也既具正局又兼全局此春秋之所以爲大成也不稱天不足以正王不稱王不足以正天下約千古之經濟于二字之間此至神之識春秋之大義也以天王臨天下則先中國之諸侯大夫次外夷之君長齊桓雖有自私自利之心然尊王一義自彼倡之桓公下拜受胙管仲讓高國受禮君臣之分尚在也故稱之曰正而不譎又曰微

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至於首止之會召
陵之師尊周攘夷之績大書特書不一書
卽滅項非正猶以善善長而惡惡短之義
爲賢者諱晉文自居賢王而使人召天子
入會此其跋扈之狀與溫莽操懿何異書
曰天王狩于河陽蓋不勝髮上指冠矣是
春秋所僅取而特褒者桓公一人而晉文
且不得與桓並況五伯並稱豈孔子意乎
於周提一天字正王在是正天下亦在是

於魯是一王字正魯君在是正魯國亦在是此聖人提綱挈領拔本塞源之妙也然春秋之作特以先治其標耳聖人之經綸又有深培其本者德業之原在法天地易不可不用次法祖宗詩不可不用進之法帝王書不可不用治定制禮功成作樂禮樂不可不用積誠以爲感格之本孝經不可不用積學以爲開導之方大學不可不用合之以爲體則宗天命中庸不可不用

舍之則藏論語不可不用孔子曰吾志在
春秋行在孝經此人倫王政之全局所以
與天地合德者春秋辯異本于禮孝經統
同本于樂春秋本于後天之形下孝經本
于先天之形上二書合天地帝王爲一故
相爲表裏周禮先正周然後及于天下春
秋先正魯然後上于天子周禮尊致平而
兼防害春秋尊撥亂而兼尊王周禮以禮
爲主而得人以行之故詳于命官春秋以

事爲主而人之行有得失故詳于論事周
禮天子自攬其權春秋天下歸其權于天
子孝一也人臣之孝移之止于事君天子
之孝順而推之可以事天地可以平天下
逆而返之可以養性可以正心故知孝之
能貫然後知聖道之一亦必知聖道之一
乃貫以孝此孝之一言甚淺甚常孝之爲
義實至廣至大主敬敬此主知知此誠意
誠此進德進此本體工夫本體乎此孝經

安可忽也孔子立身則極于神人行道則極于天地進天王以天地之孝子而立萬世帝王之皇極所謂一孝立而萬善從也周公作周禮有四藉焉一有聖人之才一叔父而師保一唐虞夏商典籍具存得以斟酌損益一易理得家學淵源故宜經制所定可爲萬世相業之冠也且周禮有四準一準天文一準易理一準人道一準王政冬官藏于其中原未嘗缺讀此不可無

圖也相道獨宗周公盖有四義君無授禪之竒一也相無放置之異二也啓沃不滅于前三也制作獨備于後四也以二天爲藏用以四術爲顯仁以天地爲規模以祖宗爲家法以帝王備叅攷以吐握盡咨訪周公所以備宇宙之理而盡天下之心者無所不用其極矣周公之道其大者一曰周禮無一非天子之事二曰儀禮無一非臣子之事是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禮記中

庸兩言之也未嘗有三禮之說後世于二禮之外别以曲禮湊爲三禮耳周公妙用全在特詳于士以爲臣法其教成王也抗世子之法於伯禽以臣可責其詳矣其教諸侯大夫也抗修齊治平之道於士以士不嫌於瑣也於士特詳者正所以教諸侯以分治其國也執一御萬執簡御煩道莫妙于此矣本儀禮之意用之春秋獨詳於魯史此孔子即周公之法以行周公之道

也補諸侯入相天子之缺在此進魯以入
相之誼代天子以賞罰天下在此儀禮當
自爲經如易之卦辭爻辭其冠昏諸義宜
别爲傳以附于後如易之繫辭文言至于
曲禮又自爲一書勿以儀禮相雜則儀禮
之本末始終先後既得因諸義而益明而
曲禮之本末始終先後亦得因與儀禮各
經而益著矣所謂君一臣二君奇臣耦三
禮之制豈不並行宇宙而揭日月于中天

昔相品之粹相業之全未有如周公者然相品相業見之三禮公之顯諸仁者耳有顯仁必有藏用其溢於三禮之外者何以窺之窺之月令乎周禮天地四時中宮四面是千古二天不易之體不與時俱變者也月令一月一宮一宮一政是一歲四時衰旺之運隨時變易者也非周禮無以盡統體之全非月令無以妙提綱之用且周禮禮制也以天之形體取象其道象天之

顯仁月令幾備也以天之神氣取象其道象天之藏用王躬在朝在宮正合性之夜居丹田晝居明堂黃鍾之官在中央太室尨徵見命宗之妙二書已相為表裏且周官所佐者王循屬人臣之事宜以為緯月令所奉者天更屬天子之事宜以為經至於月令之中所行之事與所藏之理又相為表裏所行者君臣民物鬼神之事是即中天德業所藏者日月星辰五行之理是

即先天性命後天神化之理夫王者有德業性命神化以建極于上諸臣有象數名分界限以修職于下君臣各正上下相維天人交合內外相安太和氣象儼然在目萬世相臣之譜已莫詳密于此二書矣孔子欲行周公之道行以此也且月令天子所居隨天左旋秉四時之生氣又合太陽之神氣惟所居一一順天則所行不得不順天順天則休徵應逆天則咎徵應此又

與洪範五事庶徵之義相爲表裏其爲天子法天之書呂氏竊之繆稱秦制無可疑者大學乃合四術而約其大義以爲至道備作君之用中庸乃合天地父母又兼四術而體其至道以爲至人示作師之準大學明帝王相臣之道中庸合天地父母師模相業以明聖人身教之道且善言易者不言易而言禮謂言禮而易在其中善言禮者則又不言禮而言大學謂言大學而

禮在其中三綱八目均象先天聖人止至善以先天用後天以天道治人道君子返至善繇後天返先天以人道合天道兼用易之藏用禮之顯仁以天子爲王以天下爲局而以理一分殊經緯其中統之出于天又詳考聖經而合之以大學得經綸之全局焉有天下全局國全局家全局是現在一時者又合天地古今而言爲宇宙全局始于家以親爲本次于國以君爲本次

于天下以天子爲主終于宇宙一元則以
天爲主節節有局亦局局有主有輔有人
有法是謂顯局有身局身外之顯仁者人
所共知身内之藏用者巳所獨知反身而
誠誠此獨知也有心局進乎身之卽形而
言者超形而言與天爲一空空浩浩超然
獨存自强不息一如天之行健此恭巳無
爲之心法也屏去前四局專治身心分心
爲先天無爲而治身爲後天又從有爲而

返無爲是謂審局合前六局爲一局身以爲主而以心藏諸用家國天下顯諸仁當時如此後世亦然是謂統局以心爲主不惟超出情欲而且超出形骸不惟超出世界而且超出名義與天地合德是謂超局合宇宙返之心爲一四通六闢如燭照數計所謂知來者逆知先知本知止知至是也此有知局焉聖學之始條理也從一心以達之宇宙而行滿力全盛德大業一以

貫之此有行局焉聖學之終條理也以天
而用人以知而用行以理而處事以德而
運業合十二局爲一局經綸天下大經在
此儒者入門即有大觀有至樂亦在此大
學之大可與大哉之乾大哉之堯並稱三
大矣且周禮所取者象也象則涉虛故始
于王躬而不及王心大學所言者義也義
乃歸實則本于王心又本于天之明命以
明理一兼著天之峻命以別分殊義又兼

象也是周禮詳而大學約詳約又相爲表裏而不可一缺者且曾子有聖人之行而得其眞須合孝經大學二書而一以貫之孝經言德大學言道自天子以至於庶人二書兩見事親之詳莫過于孝經守身之詳莫過于大學詩以法祖爲永言孝思孝經即準諸詩周禮自王公達之天下大學即準周禮二帝以德化孝之至德準之三王以禮教大學之至道準之是孝經與大

學當合而爲一即此可見又不必分大學
以附中庸也孝經必兼大學而其義始完
中庸則自兼二書無藉於二書之義子思
有聖人之道而得其圓蓋言天地兼言萬
物圓也言天地萬物兼言人圓也言天地
人物兼言鬼神圓也言天地人物鬼神兼
言中國外夷圓也提天下以爲王又欲正
魯以正天子則本諸在下位者之誠身有
此二圓又探其內蘊胸中自具一天地一

帝王一宇宙一經綸是爲內之圓局人道天道之品極於至聖至誠是合外內而通爲一圓局天命之初逆而遡之以極於不睹不聞天載之終究而竟之以極於無聲無臭是又超至聖至誠而別有圓局故圓局莫妙於中庸聖人之道至中庸而圓聖人之學至中庸而備有中庸則諸經可收拾於一身有中庸則諸經可復自我而作祖至局之所以圓則又俟人之神明默成

而未可以言求者大學孝經是孔子公天
下求諸人之教也中庸則孔子先天下有
諸己之本也諸經所謂經敎中庸論語則
所謂身教也然論語猶身教之顯仁者中
庸則身教之藏諸用者也中庸證聖有三
一證道之不可須臾離一見之宇宙以天
地爲主一見之王制以天子爲主一見之
聖德以天命爲主一見之聖學以天則爲
主誠爲主明濟之於理之臣廓中見未知

本睹指識歸神以知來智以藏往惟此時出之妙也論先後則先聖學而後王道有體有用也論同異王道即是聖學用在體中也二證中庸與大學有同有異言天必及人言古必及今言知必及行言性必及命言倫必及政是所同也大學論知甚詳中庸論誠甚悉大學格君心多徵諸古中庸證聖道必本諸天大學以先後為逆順中庸前半循教入道後天次序分明後半

以性立命先天等級分明前半以人爲主以天下國家爲局後半以天爲主以天地萬物爲局前半言君子之道以漸而進後半言聖人之道以頓而證高明廣大中庸精微無一有碍是先天局温故知新敦厚崇禮無一有遺是後天局本先天以用後天又即易之幽而藏用禮之明而顯仁也前半爲聖人之經教後半爲聖人之身教所以立經教之本是所異也三證中庸以

性爲宗天命之謂性一言已盡其義自後
不過註釋耳在天謂命在人謂性性命一
物異名是謂不貳不貳之謂一此可與莫
載莫破同其大可與無聲無臭同其虛可
與不見而章同其明可與誠者物之終始
同其貫可與爲物不貳同其眞可與不動
而變同其變可與無爲而成同其安可與
於穆不已同其深可與生物不測同其神
可與郊祀　上帝同其尊第一枝性之始

第二枝性之中第三枝性之終是卽道之全局所以合于易者也且易中德業原取中天之義引而未發發之則在中庸堯舜當中天之會中庸祖述憲章是定于古之大中造端夫婦察乎天地是定現在之大中也不離大孝達孝而卽可爲聖君聖臣中天之顯仁也知天知人中天之藏用也以二天鑄中天是謂聖功以中天用二天是謂神道其統會而歸于一中一合天地

萬物以爲天統一合天下國家以爲王制
一以堯舜文武示君道之極一以周公示
相業之準一以人存政舉合而歸于一
以天人全局合而歸于一始于天命終于
天載天地古今聖君聖臣皆統會而歸于
一至天人君相統會而歸于一則宇宙大
觀之極致孔子一人而已中庸知天不徒
知顯仁之後天實知藏用之先天子思爲
孔子傳神傳此神也不合先後二天不足

以盡天之道不繇後天以進先天不足以證孔子之神爲教之全局而作者論語是也學而四第敎之序自小學而大學道之序自人道而天道經之序自詩書而禮樂公冶四第人之品自君子而則天子罕二第自大德而小德具于聖人之身以爲主先進二第爲聖人之英才集于門而爲輔子路四第以正魯爲正次列國次天下而終於禮樂征伐自天子出則春秋之志也

陽貨二一第君臣之義已窮而心事愈白師弟之教已盡而欲返無言子張一第無孔子之語則諸弟子之傳道者也堯曰一第有孔子之政則諸弟子之敘統者且孔子聚六經爲一卽聚太和元氣爲一也并合論語以觀如溫而厲威而不猛恭而安燕居申申夭夭三變而儼然溫厲鄉黨諸容各以時見是太和元氣渾聚于一身已孔子至聖至誠臨于上諸賢德行言語政事

文學侍列于旁誾誾侃侃行行則率眞之誼也風雩浴沂童冠歌咏則物外之觀也治賦足民願爲小相則擔當之任也何敢望回昔者吾友則推讓之風也用行舍藏惟我與爾則倚畀之重也四代禮樂吾從先進則百世之規也是太和元氣渾聚于一堂巳此太和元氣與唐虞成周豈有異乎與天之方春時和豈有異乎論語爲師道大宗不獨以仁爲宗已也亦言義亦言

禮亦言知矣一歌之善亦在所取一物之微亦以示戒雖山川之流峙禽獸草木之散殊亦隨所觸而發其趣焉豈亦可執之以爲宗耶論語之教或以學或以行或以道或因才以教或因分以教或因國以教或因志而教或教因異端而見或教因權臣而見或雅言或罕言或不語或無言何非是教而有身教尤有經教或以易之天地萬物教或以書之帝王教或以詩之[illegible]

德教或以三禮之王制教或以孝經父子之親教或以春秋君臣之義教是皆論語教之大者豈其輕君親而重緩學緩當時而急後世先自擬爲師以待後人之師如楊子雲王仲淹之流耶論語有天下大用不獨如趙韓王之兩半部佐巳也須合中庸讀之一見聖人知天之學原于天地二見聖人知人之學萃于帝王三見聖人尊周奉天正王四見聖人正魯奉王自正五

見聖人豫立天下之大本六見聖人經綸天下之大經七見聖人育才共濟救時之業八見諸賢證品各成效用之才九見聖人居易俟命常有不忘天下之志而終不敢比于匪人進不以道十見聖人正經啓後遠垂澤被萬世之仁而原不能外此六經別有他道十一見聖人已盡性命復返先天天地之心十二見賢者與聞性天極贊大成聖人同天之品中庸聚而大以理

言也論語散而詳以事言也非中庸無以先立大本而藏用非論語無以實見施行而顯仁二書相爲表裏而亦相爲終始者也夫言天地之詳莫如易傳言父母之詳莫如孝經言君德之詳莫如詩書言王政之詳莫如三禮爲當世之計莫詳於春秋爲後學之計莫詳於學庸論語必欲盡其專且詳諸經備矣必欲求其聚而約其在孟子乎盖千聖之道得孔子而定孔子之

教得孟子而尊自易詩書至大學中庸宜
合爲一書總歸之孔子以見集羣聖之大
成即曾思不得分論統於尊也孟子則自
爲一書自成一例著其特也孔子立聖神
之極以一經盡一義故不得不詳孟子創
豪傑之宗以一篇當一經故不得不約天
生孔子以開萬世復生孟子以爲學孔子
者立法也論紀事之經以書爲首而詩與
三禮春秋論語同爲紀事論明道之經以

易爲首而孝經大學中庸孟子同爲明道今欲著孟子爲約爲特此大有說七篇之言何非聖澤然戰國之世諸賢謝世聖統幾絕不得不自任五霸降爲七強異端不止楊墨不得不自任令不暇詳其文章之妙第論其道德之槩一日閱世之徹天人道備二日籌世之禘先後有序三日超世之道性命通徹四日表世之正仁義忠孝五日任世之偉格君諷臣六日救世之切

扶世道正人心七曰涉世之平不失身不忤物八曰淑世之嚴嚴濟寛寛濟嚴九曰覺世之雅不泥古不悖古十曰應世之圓言必道不過激十一曰論世之奇理極其融文妙于化十二曰垂世之全顯仁藏用全局並收然必精究孟子之文章而後深知孟子之道德必道德文章合而爲一而後可繼孟子而爲豪傑之宗孟子眼空千古獨願學孔子者則亦學其尊周大忠而

已孟子存周其心甚切而其用意甚微十古而下孰自隱衷如對惠王稱文王之詩一對宣王引公劉太王文王武王非一此孰非周宣王也且對沈同對慎子對北宮錡必言王命言周制言諸侯去籍意尤可知此存周隱衷與孔子尊周苦念同一忠義也孔子知撑持宇宙維植世風惟綱常爲一大事故删述六經專爲明此一事孟子謹守家法以仁義合綱常不以仁義合

性命必曰舍生取義與殺身成仁如出一口則存周一念尤可顯見也文有正局亦有活局始末反正文之正局也引經引史証理証事文之活局也效用于世有正局亦有活局對君對臣對門人對外教體各不同用之正局也對君有仁暴昏明之不同對臣對門人對外教亦各不同用之活局也首尊孔子而用其正局微變孔子而兼用其活局以通變于不窮孟子一人而

己性命德業實體諸身而經世之際又合于時與位之二言不一槩執道抗時以爲高處常而知經處變而知權亦孟子一人而已然君任天下不宗湯武而宗堯舜相任天下不宗伊尹而宗周公士任天下不宗孟子而宗孔子何也堯舜周孔履其常湯武伊孟値其變任天下者寧道其常與人相安終不欲駭俗以驚愚也宗孔子當知孔子之大忠在尊王大孝在顯親至仁

在當世爲志全智在合宇宙爲用執此以論刪述庶見六經之爲大用不然輕君親而重後學緩當時而急後世此老生之迂談寒士之酸態耳聖用至襟在諸經中聖人論經有天道地道人道而又有神道有君之事相之事士之事而又有將之事有顯仁之局又有藏用之局有正言之局又有寓言之局有正局有變局有順局有逆局有整局有分局有無爲之局有有爲之

局有緩平之局有撥亂之局若是乎各正而不相混變化而不可拘也總之則天地人神四字盡之矣大易之神道有三一爲先天性命之學輕清無爲一爲中天藏用之學謂之性命繇修而至有爲返于無爲一爲後天神智之學變化莫測是聖人所不語而神明中不可不知者況孔子以神道顯異于十二經內豫知後日異端而嚴爲之防尤今日所大藉者然韓昌黎原道

稱聖人有功于天下萬世不離人倫王政宋儒譏以爲粗淺深而求之性命精而求之禮樂不知人倫王政之精深關係君德民生正君澤民使天下歸于治全在于此節義有功于人倫功業有功于王政固顯而易知實而有據者文章理學則必時措而爲節義功業之用乃爲實用不必則無用之空言可愧可懼已故六經之道以言明之不若以身行之行之于臣下不若行

之于君上行之于君上又不若君臣上下無不見之行也行之或作或輟又不若行之久而不變也所以行妙在于求于用于兼求之于幽不若求之于明也求之于人不若求之于已也用之于私不若用之于公也用之于險不若用之于平也存之于心思不若兼之于行事也修之為德行不若兼之為功業也守之于身家不若兼之于天下也行之于一時不若兼之于萬世

也此聖道之所以爲大全也大全在先立乎其大大在聖經求之弗深考之弗詳烏足以語此故卽顯仁而寓藏用儒者之出世也離顯仁而言藏用二氏之出世也今不先正儒者之身規規與二氏辯未窺彼之藏用而已先失吾之顯仁正儒者之身決當以綱常爲重而綱常之主決當以天子爲尊正不必如後儒之見首以闢二氏爲衛道之功也第當就聖經內深求性命

之全局務期實得勿作空言俾其無事則
修性命以盡綱常及其有事寧爲綱常而
輕性命則于聖人之道如日中天而爲萬
世所拱仰矣今日士心所大惑者有二一
疑天地不足師以有二氏超天地之外一
說先據于中一疑帝王不足學以有二氏
糟粕一說先橫于中欲尊孔子必先正人
心欲正人心必先破二大惑嗣定公論一
即聖經闡天道邵子先天之學是也二因

聖經以發正見周子太極通書程朱語錄是也三合經文以尊皇極眞丘二氏大學衍義及補是也若乃托文章以衛聖道如董子三策昌黎原道歐陽子本論是雖非深于聖道而能知所尊者其據已見以擬聖經如楊雄之太玄法言王通之中說此於聖經無所補其借聖言以博名高如理學諸儒此於聖人無加損其援聖經以附已見如宋末諸儒經術與聖經爲一如近

世謂儒毀聖人以其爲宗是吾人所謂王
何之罪浮於桀紂者其悖聖經以肆己意
繇聖人出身復背本而叛聖人于
王制爲不忠于家傳爲不孝于悖聖爲不義
于陷後學爲不仁滔天之罪與亂賊何異
天下之事莫大于扶世教莫重于正人心
爲世道人心計聖道安可不明且爲聖教
豈數聖人拮据而任之今安坐而棄之爲
公義豈藉聖學以入得志遂弁髦棄之爲

臣節豈遂頑鈍不識忠孝之爲重爲事幾

豈事變橫生禍亂交作安所稅駕念及六

爲則聖道不可不明道者天下之公理當

持之以天下之公心公請任道是所望于

今日者啓元經談最詳括其大指總不越

此臣謂於十二經大有發明即於

天子大有裨益開萬古之羣蒙在是佐

今日之太平亦在是可無繹與可無容與

一道德以同俗　禮記王制司徒脩

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德齊八政以防淫矣次曰一道德以同俗終曰養耆老以致孝恤孤獨以逮不足上賢以崇德簡不肖以絀惡合之是八教其實一道德以同俗一語足以貫之風俗之同同于道德之一一之必自天子節性與行防淫道德也一也致孝逮不足崇德絀惡道德也一也此道德之一非天子孰能一之乎天子不一宰相而下司徒一人能一之乎司

徒不能外天子以自爲之一况其他乎制

又曰天子無事與諸侯相見曰朝考禮正

刑一德以尊於天子此一德以尊於天子

一語宜與一道德以同俗一語相爲發明

尊於天子非尊天子之尊尊天子之一也

詩序曰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

殊俗此言風俗之不同繇禮義政教之不

一所以不一繇王道之衰王道之柄非天

子孰爲之握也易同人之象曰天與火同